

南
雷
集

一

南雷文案

附外集
吾悔集
撰杖
集
詩
曆
學
箕
初
稿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南雷文集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聞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即道也孟子既歿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于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讐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世李漢尚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冊覓圖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女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情勝而無其精深寧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沉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昆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于六經取材于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于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終多

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宣性道之文章矣寧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即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生之文者寧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雅唯茲書之
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黎洲先生世譜

姚江黃氏漢穎川之後靖康之亂遷於婺源有仕爲慶元通判者金人破慶元不屈死之子三人分地避兵一居定海東嶺之一居慈谿吳縣一居鳳凰山竹墩居竹墩者諱萬河字時通號鶴山居三十年又徙餘姚之竹橋鄉道傳黃竹浦則黎洲先生之始祖也當是時離亂之餘力田給食不遑詩書之業故以下四世皆失名諱第七世文茂字茂卿始登泰定甲子進士第授餘姚州判從學吳草廬歸而主教於鄉每令學者靜坐數日然後得親函丈子三人德彰至順庚午進士任浙江宣司德順以制舉授鄞縣教諭德澤武舉以都元帥鎮定海又一世均保號菊源洪武庚午貢士北平道御史墀與同邑陳子方當遜國之難賦詩爲臣真欲效全忠宣料翻成與叛同北符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赴水死失其世次第十世韶字九成成化己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僉事翊字九霄書畫皆入能品而菊花尤傳於世九成有道南八景詩其和者華亭張東海常熱桑民樸也伯川字德洪號蜚菴舉天順壬午除建寧府教授主考陝西有竹橋十咏同邑倪小野稱其蕭散閒遠超於塵外珣字廷璽成化辛卯鄉試榜首登辛丑進士第二歷官南冢宰遂進勒令致仕卒謚文僊第十一世堂字勉敬號南浦弘治壬戌進士擬第一甲未臚傳而辛鄉人至今稱爲探花也嘉愛字懋仁號鶴溪正德戊辰進士從王文成講學卒官欽州嘉會字懋禮號履齋舉弘治辛酉知金溪縣嘉仁號半山其詩清新不加雕繪有自

然之色第十二世葵字子韶嘉靖己卯貢元從文成於稽山書院第十三世尙質號醒泉舉嘉靖己酉守景州致仕詩與山人楊河齊名第十五世球字鳳署萬曆庚戌進士諱繁不能盡書書其著者黎洲之世自州判叔父世璽而名諱始可得詳世堂生文貴文貴生子尹子尹生安祥安祥生廷果廷果生璽字廷璽兄伯震出商於外踰十年不歸璽往求之裂紙數百張繕寫兄之年貌籍貫爲零下榜之寺觀街市經行萬里卒無所遇不懈益虔流轉襄漢間至道州入廟置拿路旁伯震適過之見拿而心動曰此吾鄉之拿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小雷記小雷者璽之別號伯震方疑駭璽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遂奉兄而歸廷璽生諱號素菴舉義倉之法於里中年八十素菴生稔號東河妻章氏撫其孤子孤子入城市必向其所之而立待其歸始食未嘗先一飯也守節數十年東河生大授號對川爲人精敏十五歲官役爲庫子老吏不能欺之知其孫忠端公必貴嘗問之曰孫之推封其祖父何品及之對曰三品忠端公以七品死節故老言其不驗未幾贈官三品追封對川爲太僕寺卿對川生曰中號鯤溟以易爲大師諸生應試以文先定其次第無不奇中五經左氏內外傳國策莊騷隨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本經傳忠端公之喪蔣令弔之於途公曰此都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官他人不敢言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小民公投以治生帖伍百叩頭請死吏亦從此不敢近

伍伯□之逆案尙書某使其僮客越境追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杖汝卿以此寄汝主耳其疾惡如此觀其生忠端公諱尊素字真長號白安天啟間官御史劾觀忠賢客氏削籍三吳訛言翻局以公爲主逆奄忌而害之贈官賜祭葬謚忠端梨洲先生名宗義字太冲號梨洲忠端公之長子也忠端公五子著者三人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自鶴山至先生爲世凡十七云南雷里唐謝遺塵之故居在焉距竹橋數里而近先生因以名集大述黃氏世讎冠於集端倣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溪集之例也門人萬斯大述

南雷文案目錄

卷一

高元發三藁類存序 稱心寺志序

惲仲昇文集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

後輩君軒詩序 庚戌集自序

姚江逸詩序 縮齋文集序

半山先生詩序 景州詩集序

丹山圖咏序 明文案序上

明文案序下 朱岷左近詩題辭

卷二

留別海昌同學序 樂府廣序序

學禮質疑序 霍丘名宦錄序

李杲堂文鈔序 陳子文燕中詩序

陳義獻偶刻序 黃平先詩序

過雲木冰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鷹窠頂日月並升記 念祖堂記

天一閣藏書記 姚江至省路程沿革記

卷三

答董吳仲論學書 與友人論學書

與陳乾初論學書 與李杲堂陳介眉書

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 再辭書

辭祝年書 謝陳介眉代辭博學宏儒書

卷四

答錢牧齋流變三疊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答張爾公論八家批評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

答劉伯宗問朱子說 答汪魏美問辟洞爭端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答萬充宗質疑書 答鄭禹梅家譜雜問

卷五

都督僉事翰林萬公墓表 天津延樞閣仙馮公神道碑銘

壽兄墳志 馮中丞墓誌銘

張司馬墓誌銘 余若水周唯一先生合誌

卷六

萬履安先生墓誌銘 鄉進士黃澤望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李佩于墓誌銘

董次公先生墓誌銘 三峯禪師塔銘

劉伯繩先生墓誌銘 叔父李眞先生墓誌銘

孫女阿迎墓碑 王征南墓誌銘

王仲樞御史墓表

卷七

高旦中墓誌銘 中丞玄若高公墓誌銘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施忠介墓碑銘 旌表馮母鄭安人墓誌銘

魯季巢先生墓誌銘 唐烈婦墓誌銘

王孝女碑

卷八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錢清溪先生墓誌銘

談菴木墓表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黃復仲墓表

陳潮生節母墓誌銘 查逸遠墓誌銘

張旦復節母墓誌銘 徵君沈眉生先生墓誌銘

李叔範墓誌銘

卷九

林三教傳 周雲淵傳

張景岳傳

郭象眉傳 錢忠介傳

卷十

西臺懶吳記註 冬青引註

四明山九題考 七怪

化安寺緣起 辯野史 應詒

書淡齋事 作文三戒

續師說 祭萬履安文

張元祐哀辭 避地賦

雁來紅賦 海市賦

外卷

錢紀軒七十壽序 張費夫八十壽序

李果堂五十壽序 陸汝和七十壽序

徐蘭生七十壽序 陳慶獻五十壽序

仇公路先生八十壽序 陳伯美先生七十壽序

張母李夫人六十壽序 范母李夫人七十壽序

施恭人六十壽序

姚江黃宗義著

高元發三葉類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亡矣君房癖香劉子咸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稟語流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茲時風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為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為健弱意之深淺為厚薄勸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此吾嘗與萬悔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為非者有高子元發即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遇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極重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為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于元發哉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為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屠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為何如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土之自為通塞也元發自大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為夢園稿乙巳出獄者為知生閣稿而午後三年寓閩者為屏山集合之為三稿

額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場屋架檠經義之士取寵譚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為觀美之具無裨寔用如是則與余屠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傳周名孔孟豈真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盍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稱心寺志序 丁未

人才之在天下也其生也於億兆之中而有數十人焉其成也於數十人之中而不能一二人焉此數十人者其初非不兀然見異於億兆人也豈知其卒與億兆人而同畫耶此一二二者其初未嘗兀然有異於數十人也豈知數十人者只供一二人潤色之具耶夫數十人者康節所謂由一人之人能特出以至百人之人千人之人生之非不貴重矣乃不能積之以至億人之人兆人之人而終成其爲一人之人其不自貴重亦可惜也戊寅己卯之際余與越中知名士數十人事 子劉子於講舍退而爲東浙文統之選其時數十人者上之學性命之學次之亦以文章名節自在其視億兆人如無有也趙子禹功於其中蓋亦一人之數耳事有不可知曾不一二十年而數十人者天下已莫能舉其姓氏吾黨知之者亦曰某也迫於飢寒某也轉於流俗生前身後蓋已爲狐狸騙略啗盡而禹功拳拳撐脚抗塵決網得有其耳目口鼻於城郭阡陌之間望而知爲有道者不與數十人者同其陸沉殘破則若向之數十人爲禹功一二人而設也丁未之秋出其所著稱心寺志命余序之夫禹功以燕許廟堂之筆椅據於窮村絕浦不以爲枉天而沾沾卷石之菁華一花之閒落與桑經膠注爭長黃池則是獅象搏兔皆用全力爾吾聞禹功之在寺也因於內衡法師朝則搥鼓聚衆衡師上堂講相宗暮則搥鼓聚衆禹功上堂講四書周易一時龍象帖帖坐位下恐不辛得聞昔趙大淵以內翰爲諸生談聖學於東

壁鄧豁渠以諸生爲諸生講事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聖宮傳爲奇事夫儒書內典習者各樹城柵兩不相下非如舉業之於聖學同出一先生之言也有傳衡師禹功之事不更爲奇耶雖然禹功固所解衡門數十人中之一二人也又爲釋氏強分其半余其能無慨也夫

惲仲升文集序

名曰初常州人
戊申

舉業盛而聖學亡舉業之士亦知其非聖學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跡焉爾而世之庸妄者遂執其成說以裁量古今之學術有一語不與之相合者愕眙而視曰此離經也此背訓也於是六經之傳註歷代之治亂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說此一定之說者皆庸論贅言未嘗深求其故取證於心其書數卷可盡也其學終朝可畢也雖然其所假托者朱子也蓋將朱子之書一一讀之乎夫朱子之教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故曰若能讀書就中却有商量又曰且教學者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亦思其所謂商量者何物也撞着者何物也要知非庸論贅言可以當之矣數百年來儒者各以所長暴於當世奈何假托朱子者取其得朱子之商量撞着者槩指之爲異學而抹殺之乎余學于子劉子其時志在舉業不能有得聊備數山門人之一數耳天移地轉殫饌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爲不可贖也方欲求同門之友呈露血脈環顧宇下存者無幾突如而發一言離經背訓之譏蹄尾紛然然吾心之所是証之朱子而合也證之數百年來之儒者而亦合也嗟乎但不合于此世之庸妄者耳武進惲仲升同門友也壬午見之於京師甲申見之于武林通朗靜默固知叢山之學者未之或先也而年來方袍圓頂叢林急欲得之以張皇其教人皆目之爲禪學余不見二十年未嘗不以仲升去吾門墻而爲斯人之歸也今年渡江弔劉伯繩余與之劇談

晝夜盡出其著撰格物之解多先儒所未發盡仲升之學勝得于已不求合於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以庸妄者之是非爲是非也余謂之曰子之學非禪學也此世之中而有吾兩人相合可無自傷其孤另矣或者曰仲升既非禪學彼禪者何急之也余曰今之禪者其庸妄亦猶夫今之舉業之士也惡能爲毫釐之辨哉其貌是則是之而已然則仲升之貌其貌何也余弗答因書以爲仲升文集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

已酉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開闢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而山洞崇幽風烟迅速勢相翻絕於是學仙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便復傲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說出復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復以泉石靈響佐其螺鈿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也然而庸俗驅鳥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蹟沉清言漏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畱穢簡牘耳紙上姓名一一已爲蟲魚嚼盡昔恣公以天童儲公以靈岩屬余發凡念士旣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畱其足跡而乃俯循儒墨於文網之內瑣瑣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已酉十一月來遊達蓬續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爲序詮次不煩與前年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鏗然棹栗墮瓦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頗如雪遠遊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丘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此山東臨滄海多海市秦始皇嘗駐驛於此以其可達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飄引去終莫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談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烏有之事令其聽信吾至此山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卽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市掩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闕楯之底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不能有而二三

寂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爲薩落間物其亦可慨也夫

後輩碧軒詩序 已酉

後輩碧軒詩者余舅氏翁祖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羣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靈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名邁字祖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弟晦水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公舟中雜咏所謂共生得詞人者指先生也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而去亡何妻死子天子婦去幃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題雖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羣碧稿十年閒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半龍今古排比渾論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烟搜抉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煅煉而得大篇麗句矜奇闊險使僻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復讀書萬卷豈能採拾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先生嘗以底草屬其子曰我之魂魄落此死後能守則守之無俟桑主靈牀苟卷軸在案夢飯寒羹神具醉飽不能守則納之棺中霜凄月苦定聞鬼唱懊母為賣替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為徒囓余悲其

言爲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念文長之集得中則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偶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展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油盡懸筆欽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南雷庚戌集自序 庚戌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爲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阪曠野蓋畫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憤憤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亡其有爲之詞人者則以爲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奄奄無氣日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嘆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一二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爲起衰蓋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俳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卽八代來相習之調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崑山昆陵晉江其詞沿唐以後者也大洲凌谷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有至處顧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自此意不明末學無智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與爲膚淺之歸而已矣庚戌冬盡雨雪餘十日而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爲選定以序事議論者編

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命曰甲子集今余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南雷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子爲再題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區區無用之空言卽能得千古之所不變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姚江遺詩序 壬子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之與史相爲表裏者也故元邁山中州集竊取此意以史爲綱以詩爲目而一代之人物賴以不墜錢牧齋做之爲明詩選處士纖芥之長單聯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齊薳戶於金閨風雅衰敝蓋衆之矣然天下之大四海之衆欲以一人之耳目江湖臺閣使無遺照必不可得是故不勝其遺者之多也卽以姚江而論陳隋而上止存虞氏一家之詩有唐一代見之唐詩紀事者雖下邑偏方皆有詩人點綴而姚江獨缺宋之詩人高翥邵孫常州皆爲眉目其集皆不傳元之鄒山輝楊元度其時諸老集中多見其唱和姓名今求一篇亦不可得數百年以來海內文集列屋兼輻而姚江獨少卽有成刻者問之子孫間供茶館藥竈之用亦有誦咏已落四方之口邑中反無知之者蓋科舉抄撮之學陷溺人心誰復以此不急之務交相勸勉由是言之前此之逸者寧有既乎余少時讀宋文憲浦陽人物記而好之以爲世人好言作史而於鄉邑間見尚且未備誇誣之誦容詎免諸此後見諸家文集凡關涉姚江者必爲記別其有盛名於前者亦必就其後裔而求之如是者數十年矣以其久故篋中之積多有其子孫所不識者然而兵塵遷徙寒簷下擔時有墜落如柴廣徵金蘭錄魏晉齋文集之類正不復少及今不爲流通使之再遇自此以往皆余之罪也歐陽子言文章言語之在人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不可爲恃雖然此爲作之者言之也士生後世憑虛而觀

盛衰之故彼富貴利達蜚聲揚名於曆代之間復令其性情深淺無所附麗文責誰歸是爲忍人故余與靜岳先生爲此選也名之逸詩蓋有二義前乎此者是編爲所逸之餘也後乎此者庶幾因是編而不逸也

半山先生詩集序 甲寅

唐多詩人。嚴扇波委。卽偏方下邑。么絃孤韻。亦嘗入簡牘。而吾姚江自虞永興以外。寂寥無聞焉。且永興又隋氏之遺也。以唐詩人之多。姚江人物之衆。而單聯隻句。不能分存唐之一數。豈其風雅道衰。地土使然耶。抑窮山海島傳之不能廣耶。不然在當時。未嘗不繕寫模勒。流傳人口。久而遂至失落耶。余讀家集至半山先生詩。而有感焉。先生余六世族祖也。諱嘉仁。父翊。字九霄。九霄善近體詩書法。趙松雪畫竹石菊花。尤入神品。今其詩失落。而先生之詩尚存十之一。緣情綺靡之功。聲勢物景。能感動人。使其載之唐詩紀事中。故亦煥然秀出者也。而屈抑於諸生以死。其時中原少年。通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何李詩體。一經品題。姓名便不寂寞。先生與一二窮退無方之徒。唱之而未必能和之。而竟亦莫能解也。安望其傳之之廣乎。余聞有明文集。唯正德間模勒最工。卷軸繁多。此皆有力者所爲。先生有作。脫口之後。書之故紙。題之敗壁。其繕寫亦一過再過而已。在當時已如此。又何待久而失落乎。由先生父子言之。百年之闕。父老見歸。猶在已同榮。飄音過歸於磨滅。況有唐千年之遠耶。則姚江無一詩人之傳者。非其風雅道衰。亦可知矣。今先生所傳之一二。亦豈能必其傳遠。但自先生以來。姚江之爲富貴者。何限。卽有子孫中其遺集。裝潢投贈。獨一二板便噉嚙棄去。以充糊壁覆甃之用者。不少矣。曾有如先生見之。殘編敗賞。而讀之讀之而唯恐其盡否也。

景州詩集序 甲寅

公諱尚質。別號醒泉。吾始祖鶴山公之十三世孫也。嘉靖已酉。舉於鄉。知息縣。陞景州守。修董仲舒書院。改周亞夫祠。皆自爲文記之。隆慶元年。致仕。所著有青園錄。詩近千首。余存其十之一。以官名之曰景州詩集。序曰。若景州公者。乃可謂之詩人矣。夫詩以道性情。自高廷禮以來。主張聲調。而人之性情亡矣。然使其說之足以勝天下者。亦由天下之性情泯沒於紛華汙惑之往來。淫而易動。聲調春浮物也。故能挾之而去。是非無性情也。其性情不過如是而止。若是者。不可謂之詩人。周伯弼之註三體詩也。以景爲實。以意爲虛。此可論常人之詩。而不可以論詩人之詩。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爲其性情。其景與意不可分也。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候頃滅沒。而詩人能結之不散。常人未嘗不有月露風雲花鳥之咏。非其性情極雕繪而不能親也。景州之詩。明陳於冷汝。纏綿於綺靡。江濱山畔。至今性情恍然猶在其斯。謂之詩人之詩。乎。余嘗輯姚江逸詩千年以來。稱詩者無慮百人。而其爲詩人者三人而已。宋高菊磔。明宋無逸。及景州是也。蕭壩之詩。僅見之詩話。武林舊事者。不過十餘首。無逸詩集久埋。余從其後人鈔之以傳。景州當時詩畫與楊秘園齊名。秘園詩散失。而景州亦無有明其能詩者。異時諸老先生論姚江之詩。盛稱陳太常。黃馮雪湖。兩入太常之和。唐音未免一時習氣。雪湖與謝文正唱和。險韻相伯仲。擬古樂府去西涯遠甚。雖各有長處。要俱不可謂之詩人也。發

他年有定姚江詩派者。勸稱爲詩祖。景州則又爲吾黃氏之詩祖。當不食吾言。而與定於前人矣。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爲法曲而托之木玄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爲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爲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爲。按木華字玄虛在晉爲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應則。鄭宏齊謝朓何所梁范顏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峯疆域因是圖咏而釀割就理然亦不免滑亂。如以小溪接梨洲以翠岩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千山置大小皎皆疎略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與樹葉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真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攀援故事大槩于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幽莽道士之常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旣爲別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繕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便與晦木澤望月下走靈岩探石質藏書處宿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輪侯岩至過雲巖所謂木介歸而晦木爲賦澤望爲遊錄余則爲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亡友陸文虎欲刻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問浙東可以避地者。余以四明山對旣而忠襄來書謂吾舉足西向則言與陳臥子與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擁立潞王朝議如此四明之緣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薛諧孟作先生傳有鳴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指者。此也。山寒簌簌此山遂爲戰地血瀑魂風。欽

半變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野不遇從此發迹卽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封洞口復鳥以爲百姓藥草以當糧糈山原石道別有往來登意三十年來也層櫺笏未沾岳雨茲山亦疊疊樓高樓之志尙無寄托執筆圖此有涕淚然

明文案序上 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輒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其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遯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氣勢之中而巨子曉曉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璧已墜邨巷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旣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杜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各一家則如韓杜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讀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闢入求之韓歐集中無是也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振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則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並列文章之盛似講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更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飽而格撫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駁稱名短句以幽意見底今

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存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語義卷語平語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戎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詭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即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漁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居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實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弘之際西涯雄長於北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株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潛澤其間詎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時存不師顧無俟於更結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已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肝腹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歐陽以昌黎之女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

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震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特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起之霧而死者大槩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弁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達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淪淪孤行則孫熊劉蛻之與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喜以爭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鄙人君房肆真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雖真自教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真之文汎濫中尚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交自晦而明明代之交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衰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